

合水

之七

那血紅的杜鵑花

生雀松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烏衣巷。劉禹錫

附近一個荒涼的

他們是在基隆海邊找到王雄的屍體。他的屍體被潮水
沖到了岩石縫中，夾在那裡，終於沒能漂走。舅媽叫我去
認屍的時候，王雄的屍體已經讓海水泡了幾天了。我
沒想到，一個人死了，身體會變得那樣的醜惡。王雄全
身都是烏青烏紫的，肚子腫起像隻小象，把衣服都
撐裂了；他的頭臉給魚群叮得稀爛，一塊塊的爛肉，紅的
紅，黑的黑，像隻跌跌撞撞的西瓜一般。几丈外
，一陣腐臭的惡臭，弄得我連人都要作嘔了。要不
是看見他那那能舉般的大手，我實在難以想
像，他躺在地上的那個怪物，竟會是舅媽家的個男工人
王雄。
王雄之死，引起了舅媽家中一陣騷動。舅媽

revisé

No. 4

心虛起來了。我感覺他的眼光裡，除了猜疑以外，還有一種不屑的神情。我那天穿着一身新式的少尉軍裝，你件都擦得金亮。可是因為我的身材細高，而且帶深度近視眼鏡，剪去我合度的軍服，並不能自覺地增加太多。武人的氣概。在這個巨大的男人面前，我不自覺的產生了一種男性的自卑。他身上穿的，却是一件洗得發白的綠色軍褲，身上一件御得單的圓領軍衫。我現在想，從前他在軍隊裡，穿上新軍服時，必定是個十分英武的戰士。

這正是杜鵑花，表哥，所以當年我對於那花園裡種的一花苗說起，都是王雄種的。王雄說明年春天可以開花了。是嗎？王雄，所以對於王雄，

得仁子脈

喊道：王雄並沒有睡裡他，仍低著頭，一顆一顆在這花園裡。王雄頓時惱怒，用腳狠狠的把鄰近一棵杜鵑花苗踢得稀爛。她還要去踢另外一棵時，卻被我阻止了。我連哄帶騙的把她帶回屋內去。我臨回房間的時候，白富媽才對我提起，王雄是她新請的田力工，剛從部隊裡退伍下來。舅媽說，王雄很能做事，就是脾氣怪，在屋說話，不要理人。

我在馬祖服了半年役才調回台北來。我赴馬祖的時候，帶了許多折騰子、文學和歷史的書籍。我本來想，在那種外島上的戎守生活，必定是十分枯燥單調的，我藉著書籍來充實生活。可是我一到那個島以後，我竟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生命的經驗。那島上的烈日、海風、

孔雀牌

(24x25)

我在馬祖服了半年役才調回台北的聯勤司令部來。來
一回到台北我便到舅媽家去探問她。舅媽出去應酬時
去了，只有她家的下女喜妹在客廳裡用着電視在看哥仔
戲。喜妹是個極肥壯的女人，因為她是宜兰種田長大，
所手脚都骨節很粗大，膚也晒得黑黑的。她喜
於塗粉，她那張生滿了面皰的臉上，塗得油白油白
的，一面畫着一双慧慧的假眉，像她那醜陋的猪眼睛。
她的頭髮也斜着一對小小的猪眼睛，拖嘴吧一撇打白，以為
紀有風情的樣子。我走進客廳時，看見喜妹赤足，
一雙肥大的腿子，叉跨在茶几上，她斜靠在沙發上，胸脯
挺得高高的，在喘着嬌喘。胸脯挺得高高的，一頭
的頭髮堆在上面，正在帶着一掛精鍊，她看見我進來

姐

$\frac{1}{2} \times 10 = 5$
 $5 \times 10 = 50$

津音時

才霍地跳了起来，很疲倦的坐着。了起来。她告诉我舅妈很晚才能回家，只有表妹丽倪在园子玩耍。

出古打牌
左弓。

几株已经开花，开着花苞了。我一绕那花园，老远便听见那儿的鸟声，一阵又有一波的起伏着。从草地那边，一波又一波的传过来。我在一排棕榈丛中，看见一些棕榈树等看过去时，一片青葱茂盛。王雄手脚留在草地上，正蹲在他的背上，他一手拿着一根，她举着一隻白胖的目小子在空中乱挥，另一隻手却擎着一根柳条，不高的在地打干雄的屁股，王雄那口就向大的身躯，默立在地上，正在一起一伏的迈着马步。

(94-95)

孔雀牌

 (24×25)

Revise

No. 6

走着，丽兒穿着一身朱紅的灯心絨裙子，兩條雪白寬大的大腿露在外面，不停的踢动着。一頭頭的短髮都甩動了起來，樂不可支的笑着。

表哥，我飛騎馬嘟嘟。——麗兒愛我時，丟掉手上的柳條，兩手朝着我亂拍。一頓一頓的抖擻着。王雄又趕忙忙到了地上去。他抬起手來，朝着我笑着叫了一聲：

表少爺。

麗兒跑過他頭上，我看見他那張圓寬大的黑臉，一下子通紅了起來，好像很不好意思似的。他咧着嘴，露着一口白牙，他那圓坑得深深的里眼睛，又停地的眨着。

這是一張空手電

（王雄）王雄可奈何的神情，由頭一次到眼睛的，那種山光完全消逝了。他站在地上的神態，當我使我想起了山動物園裏，那頭馴馴的甲古里熊來，當我考中又帶着几分滑稽的天真。麗兒從他背上跳了下來，王雄趕忙立起身來，氣喘吁吁的擦着額上的汗水。王雄說他可以跟着走，好幾里路呢。

那是存終前打仗的時候，——王雄的辯道，他那條沙得皮了的軍褲上，兩個膝蓋都沾滿了泥土。胡說！麗兒皺起眉頭斥道：你那天明明說過：你願意讓我和騎着馬上嗎？校院！

孔雀牌

(24x25)

王雄~~的~~握着双手，~~的~~訛訛的瞅着丽兒，说不出话来。渾黑的臉上，一下了又紅到了耳根子上去了。好像丽兒把他和她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秘密~~的~~都~~的~~漏了~~出来~~似的。表哥，我們到屋裡去喝綠豆湯去，丽兒~~的~~走了两步，~~的~~把~~的~~手~~的~~伸~~的~~出來，~~的~~王雄伸出她那隻雪白滾圓的~~的~~手臂~~的~~問道：

王雄，來。
王雄躊躇了~~的~~片刻，終於走上前去。丽兒一把便~~的~~攔住了他~~的~~粗~~的~~的~~的~~腰~~的~~，~~的~~王雄~~的~~就~~的~~大的~~的~~身軀~~的~~跟着，~~的~~慢慢的~~的~~往屋內奔去。
7
No.

也跟着丽兒~~的~~奔~~的~~跑~~的~~起來。不知~~的~~的~~的~~，~~的~~王雄~~的~~本~~的~~地~~的~~的~~的~~樣子，~~的~~心~~的~~地~~的~~使我~~的~~起~~的~~，~~的~~有一次~~的~~我~~的~~衣~~的~~一個~~的~~馬戲團~~的~~裡~~的~~一~~的~~頭~~的~~的~~的~~良~~的~~馴~~的~~的~~的~~卡~~的~~里~~的~~，~~的~~她~~的~~的~~的~~着~~的~~嘴~~的~~，~~的~~骨~~的~~碌~~的~~着~~的~~一~~的~~双~~的~~山~~的~~眼~~的~~睛~~的~~，~~的~~圍~~的~~在~~的~~中~~的~~，~~的~~連~~的~~串~~的~~的~~的~~奔~~的~~跑~~的~~着~~的~~，~~的~~裏~~的~~着~~的~~一~~的~~頂~~的~~小~~的~~花~~的~~帽~~的~~，~~的~~滑~~的~~稽~~的~~中~~的~~又~~的~~帶~~的~~着~~的~~的~~的~~天真。
搖~~的~~頭

回到台北來，我在聯勤司令部裡當行政官，工作輕鬆，而且可以外宿，~~的~~常~~的~~之~~的~~到~~的~~舅~~的~~媽~~的~~家~~的~~打~~的~~牙~~的~~祭~~的~~，~~的~~有時~~的~~也~~的~~在~~的~~她~~的~~家~~的~~過~~的~~夜~~的~~。舅~~的~~媽~~的~~非常~~的~~歡~~的~~迎~~的~~我~~的~~，~~的~~她~~的~~正~~的~~要~~的~~找~~的~~人~~的~~替~~的~~丽兒~~的~~補~~的~~習~~的~~，~~的~~因為~~的~~丽兒~~的~~的~~的~~就要~~的~~改~~的~~中~~的~~學~~的~~了~~的~~。她說~~的~~丽兒~~的~~太~~的~~愛~~的~~玩~~的~~，~~的~~尤~~的~~其~~的~~是~~的~~王~~的~~雄~~的~~，~~的~~求~~的~~了~~的~~以~~的~~後~~的~~。提~~的~~到~~的~~丽兒~~的~~和~~的~~王~~的~~雄~~的~~，~~的~~舅~~的~~媽~~的~~笑~~的~~得~~的~~直~~的~~打~~的~~跌~~的~~，~~的~~她~~的~~說~~的~~她~~的~~

而自在車上
插滿了許多五
顏六色的紙
球兒、圓圓
兒、裝飾
得像个宮
車一般。

從來沒見過，像王雄那麼個大男人，竟和麗兒這麼個小女孩兒玩得有滋有味。舅媽說王雄剛來時，脾氣古怪得不得了，一整天悶着頭做事，甚麼人也不理，後來不知怎的，一下子却和麗兒玩得那麼投緣起來，
麗兒和王雄確實非常投緣，每次我到舅媽家去，都看見他們兩人一塊兒。每天早上，王雄脚踏着三輪車送麗兒去上學，下午便去接她回來。王雄把他脚踏的那輛三輪車總是擦得亮晶晶的。而且每次出去接送麗兒，他都換上一套乾淨的衣服，任是大熱天，他也穿着一件外衣。當麗兒上學時，他總動着一頭頭髮，從外面走進門來，像个高傲的小公主一般。王雄跟在他身後，挺着腰，滿面嚴肅，活像個衛士。回到家後，吃着

頭臉收
抬得清
的爽爽

440

完午茶，麗兒就到花園中去找王雄戲遊去了。王雄總是想出許多花樣兒，引逗麗兒開心。有時候他拿個繩子刻三張犁的弓，去捉了許多蝴蝶來，釘在一張板子上，掛在麗兒房裡。有時候他跑到水坑去，抓了只奇怪的蟻，夾在一隻玻璃瓶中，吊在
他自己花了錢買了一隻很精緻的小花盆，做了個海棠小盆景，盆內還置了兩對娃娃，一對十分有趣的泥娃娃，海棠開花時，他悄悄的搬到了麗兒的窗台上去。有一次我看見他，他正坐在屋簷下，腳旁邊擺着一大堆玻璃珠子，他手中拿着根金線，正在聚精會神的在穿。他那兩隻手那樣自如，拿起那些玻璃珠子，他伸他那雙靈巧的手，把那些巨蛋滿地丟在那些滑溜的玻璃珠上。

(24x25)

出

9.

No.

載歌載舞起來

漸
漸
漸

有一天晚上

婦帶青所兒

寧波附屬

上
乘涼

束手無措時，

他告訴我，

下种田的。
打日

八十一歲有一歲天

子
便
誤
人
走

我心過幾王

和我聊
天時，

use indirect quotation

深思的姿態，還是那十分幽怨的胡琴聲，使我感到聯想到那些漢唐武選的士卒，他們懷鄉的那份哀愁，一定也跟使劉宗聯想到，他那份恆恆的哀愁也一樣。幾千年前漢唐時候戍邊的那些士卒，那時深目那樣遠。

其實我老媽老就指我白髮下頭了，有一回，舅媽帶了所兒做客去了，我和王姐一塊，在園子裡乘涼的當兒，他告訴我說，是我老媽從隔壁村裡買來的一個小妹妹——說到這裡，他突然有氣着報怨的，嘖嘖了半响，才微微的哭了起來，說道：才他已亡的說道：她那時才十歲，只有這麼高，他用手比了一下，我早上出去種田，便把他帶了去，幫他拔草，我們門口有條河，水急得很，有腰那麼深。過河的時候，

孔雀牌

(24×25)

似的

聯

3. 10

出來一混便是這麼些年，總也沒回過家。

我在馬祖服役的時候，營裡也有幾個老士兵，他們在軍隊中總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歷史了，可是我總覺得他們一逕還保持着少壯子的真誠，他們的喜怒哀樂，就好像馬祖島上烈日海風一般，那麼原始，那麼純粹。有時候我同他們一塊兒赤着身子在海裡打水仗，就是在太陽底下打躲避球的遊戲，他們那一張張充滿了皺紋的臉上，實地都顯出童稚的笑容來。

他們那種笑容，在別的成人臉上，是我不到的。有一天晚上巡夜，我在營部外頭海灘的岩石上，發覺有一個老士兵坐在那裡拉二胡。那天晚上月亮很亮，沒有甚麼海風，靜靜的，不是他，他那垂頭

(直接)

黑乎乎的

東坡先生

$$(24 \times 25)$$

車上一招，很輕快的便跳了上去，朝我們揮揮手，推了王雄一把叫道：

走，王雄。

麗兒對她的中學生活十分着迷，頭幾天，回來，制服也不肯脫，在鏡子面前，看了又看，照了又照。一有空，便拿着一本遠東英語讀本，得意的大聲念着英文。有一天她立在園子的石階上手裡拿着那本英語讀本，王雄站在石階下面，仰着頭望着麗兒在唸她英文。

12
No. 12
「One day,」 麗兒指了一指自己的胸膛，說道，「然後又指了一指王雄，」
「Yes,」 王雄微張着嘴，滿臉上充滿了崇敬的神情。麗兒又指了一指自己，
「Student,」 然後她突然指着王雄大聲叫道，
「You are a girl,」

「You are a girl,」 說完麗兒便吃吃的笑得前仰後仰，一頭的短頭髮動了起來，王雄開始有些害羞的望着麗兒，有些不知所措，旋即他也跟着麗兒咧開了嘴，很開心的笑了起來。

開學後的兩個禮拜後，一個星期天的下午，麗兒從學校裡回來，我們都在客廳裡等着她吃午飯。麗兒進來時，把客廳門一摔開，一臉惱怒的神色，王雄跟着她進來，手裡替她提着書包。

「下禮拜起，我不要王雄送我上學了。」麗兒一坐下來便對舅媽說道，「我們都感到十分意外，舅媽趕忙問問麗兒為什麼原因。」

「人家都在笑我，」麗兒抬起頭，滿面漲紅。

这有甚么可笑的？留妈走过去用手去摸擦丽儿的头，柔声安慰地道：「坐三辆车上学的人也有的是啊！」

丽儿一把推开了留妈的手，突然间指向王雄道：「同学们都说，他像个大猩猩！」

丽儿斜睨住王雄，满面露出鄙夷的神色来。留妈打量了王雄一下，由掌不住笑了起来，喜妹却掩住嘴笑得弯了腰。王雄捏着丽儿的书包，站在那儿，像个判了刑的罪犯一般，十分羞惭似的。

他非常无助的瞅着丽儿，脸一下涨红起来，他非常无助的瞅着丽儿，脸一下涨红起来，他非常无助的瞅着丽儿，脸一下涨红起来。

她随个笑脸，却笑不出来似的。一个笑脸却笑不出来似的。

丽儿的脾气真是执拗，到了万分，无论留妈怎么说及

描起眉角了

怎么也不肯再，她推着丽儿坐在王雄的三辆车上学了。留妈无法，最后只好依着她替她买了一辆英国七式脚踏车，她骑着上学。自从有了脚踏车后，每天丽儿便同隔壁丁家的女儿丁玫丽一同骑着脚踏车上下学。

一天黄昏，我从联合勤总部下班回留妈家，车子经过二女中，正当放学的时候，我便看见学校门口去等着丽儿出来，一同回去。我骑过学校旁边一条巷口的时候，却看见茂茂留妈的三辆車停在那巷里，王雄坐在车上，远远的朝着学校门口望着。

王雄，你是在找丽儿的吗？我在王雄身後下了车，招呼他道：「表少爷——」

孔雀牌

(24x25)

可是留妈却一直在说，自从丽儿脚踏车上学后，她的血压多得高了二十度。

王雄忽然轉身來驚叫道：他好像做了甚麼虧心事，事
 不當場扒到了！一般，~~會皇~~皇皇，他搓着一双巨
 掌，眼睛也不敢抬起來，吞吞吐吐的說：這
 我剛送太太去張公館打牌，回來經過這裡，順便來
 看二前兒小姐。知道，毛少爺，太太的汽車這麼多，~~他~~前兒小姐
 又剛學會騎腳踏車——
 王雄嚥了一下口水，~~常~~常，却找不出話來說下去，
 他勉強的咧着嘴，做出了一付~~她的~~的笑容來。我朝他
 仔細打量了一下，才發覺，原來幾天工夫，王雄的樣子
 竟變得脫了形。從前他和前兒在一塊兒，~~他~~時無不
 麼時候罵着他，他一還是那麼神采奕奕，~~他~~跟着前兒連跑
 帶跳，笑得~~他~~一團，~~他~~一團，也不像個四十歲的人。可是

那底太個人

他的眼睛都~~他~~他滿面焦黃，眼睛坑得瘦了，一下巴的
 鬍鬚渣了，~~他~~好像多少天沒有洗臉，身上一件白褂子都沁
 出了汗斑來，好像有幾天都沒有洗臉睡覺似的。從前他跟
 前兒在樓上時，一還是那麼收拾自己，收拾得乾乾淨淨的，
 跟着前兒~~他~~跳着跳着，笑哈哈的，一尖也不像個四十
 三歲大人。火紅的夕陽照在他的頭上，我中一不發覺，原
 來他剛長出來的鬍鬚裡竟也雜着幾根灰白的頭髮。他身旁
 那輛三輪車倒仍舊得那麼亮么的，車頭上他插着那些
 花紙剪成的鳳兒在風中~~飛~~飛，~~他~~高高兴兴的笑着手兒。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正沖了冷水澡，踏在通利花

上睡起來

孔雀牌

建建

園的走廊上，在走廊上休息，麗兒和（？）和（？）幾個同學——差不多有五、六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兒，在花
園的草地上踢毽子。麗兒在學校裡（？）變得非常活
躍，時常邀了大群同學到家裡來玩，她喜歡當「司令」，
在那群女孩兒中間，儼然以領袖自居。麗兒確實是個踢毽
子的能手，一口氣可以踢一百個。看見她踢起毽子
，一雙雪白滾圓的腿子，十分靈巧的上下踢動，十分有趣。
麗兒——
我忽然看見王雄從那叢芭蕉樹裡閃了出來，朝著麗兒
招手，悄悄的（？）叫她道。麗兒有同學來玩的時候，總把王
雄趕出園子外面去，不讓他進來。看。
你又跑來幹甚麼？麗兒走過來，非常不耐煩的問。

在紅泥
的牆上

道。
你看，我給你找來了甚麼東西來？王雄從一個紙袋
裡（？）拿出一個（？）玻璃水瓶來，（？）兩條金
魚。從前我買過一罐金魚給麗兒玩，放在（？）上，（？）隔
的（？）跑來揭翻，吃掉，麗兒覺得十分伤心，（？）她說
再替她買一罐，後來竟忘掉了。
誰還要玩那個玩意兒？麗兒把頭一搖，很不屑的說
道。
急切說道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這兩條呢。王雄把（？）金魚
麗兒面前。
我踢毽子去！麗兒把頭一扭，便想跑開。一隻
這是兩條鳳尾的——王雄一把捏住了麗兒的手，把

沒睡過飽一般。從前王雄接送所兒時，他一還都把自己收
拾得頭乾臉淨，~~還~~是所~~精爽~~的。我從來沒有~~料~~到王雄會
變得這樣憔悴，這樣暴戾。

Rewrite

16

那鋼金魚掙到那兒臉上，讓她看。

放開我的手，掙了兩下沒有掙脫，她突然舉起另外一隻手，把那隻金魚缸用力一拍，那隻玻璃缸便琮瑤一聲拍落到地上，砸碎了，她掙開了王雄的手，頭也沒回便跑掉了。缸裡的水濺得一地，那兩條金魚紅的在地上掙命的跳躍着。王雄驚叫了一聲，蹲下身去，對着那兩條掙扎的金魚，怎麼去救牠們才好。那兩條金魚如金魚最後奮身猛跳了兩下，便貼在缸壁上，不能动弹了。王雄呆呆的，看着那兩條金魚，半晌，他才抬起

4并

他才掙開兩條金魚的尾巴，捆在他的巨雷手上，捧着走出園子外面去。

片

十分用心

自從那次以後，王雄變得格外的沉默起來，一有空他便回到園子裡去，澆花，澆花，每天，他總要把那幾片圓杜鵑花澆個幾遍，清晨傍晚，總看到他那個龐大的身軀，在那片花叢中，來回的徘徊着，他們着頭，掙着一隻長水瓢，一下又一下，嘩啦嘩啦，十分遲緩，澆着牠種的那幾棵花樹。甚麼人跟他說話，他都不答應，有時留媽急了，他才噁噁着舌頭，應一聲：是，太太。隨即他又向房裏跑去，做他的事去了。直到有一天，喜妹在園裡的水龍頭在接水洗被單，王雄老早在水龍頭上掛着一隻水桶，接水洗花了，喜妹把王雄那隻掙得半滿的水桶取了下來，掙自己的洗衣盆，掙到水龍頭下，王雄遠遠的瞥見了，即刻走了過來，也不作聲，把喜妹的洗衣盆一把推開，就

(24x25)

孔雀牌

把水桶揪回原处。喜妹也不甘示弱，一面用脚拉住王雄的水桶，一面便又把她的水盆拖到炕头下边去。王雄招，那隻能这便珑珑跌到地上，流动起来，腥臭的水溅得喜妹一身，喜妹的衣服全湿透了，紧贴在她的身上。喜妹恼得满脸绯红，把舌头咬住，一翻身便站到了王雄面前，把水桶头用身子挡住，对王雄喊道：今天谁也别想用水！

喜妹挡着面，胸脯挺得高高，扣拉着腰，胸脯挺得高高的，她满脸的水珠子，裙子角上也在滴着水，她的头发散了，赤着脚，非常倔强地立在王雄跟前。王雄紧闭着嘴，定定的望着她。喜妹打量了王雄一

突也

下，突然问，她放縱的浪笑，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斜道：大猩猩——大猩猩——

喜妹的这还没有落音，王雄一把便伸出了他那巨手，抓住了喜妹两隻肥腿的脖子，拼命的摇撼起来。一面摇着，他的喉头发出了呜呜咆哮的声音来，像是一头受了重伤的野兽，在发出着悲愤的叫声似的。喜妹一面痛得扭曲了起来，开始大概还瞪呆了，叫不出声音来，旋即她才尖叫了起来，王雄一颗手，她便捞起裙子，跑开了，一面跑着一面揉着她的脖子，到了房子门口，她才回过头来，朝了王雄吐了一口口水，骂道：考貝！

王雄却站在那裡，重重的喘着氣，他滿臉紫脹，
一額頭大顆大顆的汗珠子，一雙眼睛紅得好像噴出了火來
似的。我沒有想到，你王雄那樣剛毅的人，竟也間斷
變得如此扭扭捏捏。
直到
直到出了事情，舅媽都不肯相信，她一直說，
像王雄那樣個老實人，怎麼會做出那種事情來。她百般用
話去套喜妹，喜妹才說出來，原來那天晚上，喜妹半夜裡
起身，到園子的廁所去，走過園子時候，她看
見王雄一個人在園子裏的花叢中，她突然
回憶起了白天王雄和她搶水的事情，她心不過，因情急而

閃到他後面去，掀起了一塊瓦，擲到了他頭上。
那曉得那個死鬼——喜妹說到這裡就喘着氣，撈起
裙子掩面而泣，她撫着她的頸子，她就帶餘
悸的說道：他要掐死我呀！
我們那天早上，苗慶喜妹的時候，真的以為她死掉了
。她躺在園子裡，那叢杜鵑花下面，衣服都撕破了，她上
身露了出來，兩個乳房上，斑斑點點，掐得一塊一塊
的瘀青，她的頸子上，一轉都是紫斑。舅媽問她不肯報警
，她說這種醜事讓別人知道了還要不要見人？她壓
住喜妹，跟王雄回來，跟她說，等王雄回來，她一定幫喜
妹主持公道。可是王雄總也沒回來，他留下來的時候，
衣服，舅媽都叫我拿去，分給我們連上那些老土兵去，在

18

他箱子裡，我們翻出了一大包五顏六色的玻璃珠子來，

是他幫所便做的手釧子剩的。

退役後，我便回到台中家裡去。直到十二年春天，

我來台北找事，才又到媽家去。媽病了很久，一直都

躺在床上。她說她夜夜失眠，白天也常常暈。媽

曾說過，自從家裡頭發生過那件事以後，她的身

體就沒有好過。她掙扎着起來，緊握着我的手，悄

悄地說：

天天夜晚，我都聽見園子裡有人澆水的聲音。

我媽說，媽是個神經極衰弱的女人，最愛講鬼話。可

是我走到園子裡的時候，

19

No.

聽着園子裡那片杜鵑花

靜靜地

開了起來，一簇一簇，一簇一簇，一片接着一片，

彷彿是，十分馴良，好像一腔地捧白又佳的鮮

血一般，噴了出來，一團團紅血。我從來沒

看過杜鵑花，會開得那樣，

來。所兒正在和一個，

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當中，

清脆的嬉笑聲，一陣緊似一陣的爆炸開來。瀟瀟着。